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四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瀝泉洞老蛇怪獻槍

古人結交惟結心，此心堪比石與金。金石易銷心不易，百年契合共於今；今人結交惟結口，往來歡娛肉與酒。祇因小事失相酬，從此生嗔便分手。嗟乎大丈夫，貪財忘義非吾徒。陳雷管鮑難再得，結交輕薄不如無。水底魚，天邊雁，高可射兮低可釣。萬丈深潭終有底，祇有人心不可量。虎豹不堪騎，人心隔肚皮。休將心腹事，說與結交知！自後無情日，反成大是非。 這一篇古風，名為《結交行》。乃是嗟嘆今世之人，當先如膠似漆，後來反面無情。那裡學得古人如金似石，要像陳雷、管鮑生死不移的，千古無二。所以說古人結交惟結心，不比今人惟結口頭交也。閑話慢表。

且說那岳飛因慕周先生的才學，自顧家寒，不能從遊，偶然觸起自家的抱負，所以題了這首詩在壁上，剛剛寫完，不道先生回來。王貴等三人恐怕先生看見，破了他代做之弊，為此慌慌張張叫道：「快些回去罷！先生回來了，快走，快走！」岳飛祇得走出書房回家，不表。

且說周侗回至館中坐定，心中暗想：「禾生雙穗，甚是奇異。這小小村落，那裡出甚麼貴人？」一面想，見那三張破題擺在面前，拿過來逐張看了，文理皆通，盡可成器。又將他三人往日做的一看，覺得甚是不通，心中自忖道：「今日這三個學生為何才學驟長？想是我的老運亨通，也不枉傳授了三個門生。」再拿起來細看了一回，越覺得天然精密。又想到：「莫不是請人代做的，亦未可定。」

因問王貴道：「今日我下鄉去後，有何人到我書房中來？」王貴回說：「沒有人來。」周侗正在疑惑，猛然抬起頭來，見那壁上寫著幾行字。立身上前一看，卻是一首詩。雖不甚美，卻句法可觀，且抱負不小。再看到後頭，寫著岳飛名字。方知王員外所說，有個岳飛甚是聰明，話果非虛，便指著王貴道：「你這畜生！現有岳飛題詩在牆上，怎說沒有人到書房中來？怪道你們三個破題，做得比往日不同。原來是他替你們代做的，你快去與我請他過來見我。」

王貴不敢則聲，一直走到岳家來，對岳飛道：「你在書房內牆上，不知寫了些甚麼東西，先生見了發怒，叫我來請你去，恐是要打哩！」岳安人聽見，好生驚慌，後來聽見一個「請」字，方纔放心，便對岳飛道：「你前去須要小心，不可造次。」岳飛答應道：「母親放心，孩兒知道。」遂別了安人，同著王貴到書房中來。見了周侗，深深的作了四個揖，站在一邊。便道：「適蒙先生呼喚，不知有何使令？」周侗見岳飛果然相貌魁梧，雖是小小年紀，卻舉止端方，便命王貴取過一張椅子，請岳飛坐下，問道：「這壁上的佳句，可是尊作麼？」岳飛紅著臉道：「小子年幼無知，一時狂妄，望老先生恕罪！」周侗又問岳飛：「有表字麼？」岳飛應道：「是先人命為『鵬舉』二字。」周侗道：「正好顧名思義！你的文字卻是誰師傅授？」岳飛道：「祇因家道貧寒，無師傳授，是家母教讀的幾句書，沙上學寫的幾個字。」周侗沉吟了一會，便道：「你可去請令堂到此，有話相商。」岳飛道：「家母是孀居，不便到館來。」周侗道：「是我失言了。」就向王貴道：「你去對你母親說，說先生要請岳安人商議一事，特拜煩相陪。」王貴應聲：「曉得！」到裡邊去了。

周侗方對岳飛道：「已請王院君相陪，你如今可去請令堂了。」岳飛應允回家，與母親說知：「先生要請母親講話，特請王院君相陪，不知母親去與不去？」岳安人道：「既有王院君相陪，待我走遭，看是有何話說。」隨即換了幾件乾淨衣服，出了大門，把鎖來鎖了門，同岳飛走到莊門首。早有王院君帶了丫鬟出來迎接，進內施禮坐定。王員外也來見過了禮，說道：「周先生有甚話說，來請安人到舍，未知可容一見？」安人道：「既如此，請來相見便了。」王員外即著王貴到書房中，與先生說知。

不多時，王貴、岳飛隨著周先生來至中堂，請岳安人見了禮。東邊王院君陪著岳安人，西首王員外同周先生各各坐定。王貴同岳飛兩個站在下首。周侗開言道：「請安人到此，別無話說。祇因見令郎□分聰俊，老漢意欲螟蛉為子，特請安人到此相商。」岳安人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此子產下三日，就遭洪水之變。妾受先夫臨危重托，幸蒙恩公王員外夫婦收留，尚未報答。我並無三男兩女，祇有這一點骨血，祇望接續岳氏一脈。此事實難從命，休得見怪！」周侗道：「安人在上，老夫非是擅敢唐突。因見令郎題詩抱負，後來必成大器。但無一個名師點拔，這叫做『玉不琢，不成器』，豈不可惜？老夫不是誇口，空有一身本事，傳了兩個徒弟，俱被奸臣害死。目下雖然教訓著這三個小學生，不該在王員外、安人面前說，那裡及得令郎這般英傑？那螟蛉之說非比過繼，既不更名，又不改姓，祇要權時認作父子稱呼，以便老漢將平生本事，盡心傳得一人。後來老漢百年之後，祇要令郎把我這幾根老骨頭掩埋在土，不致暴露，就是完局了。望安人慨允！」

岳安人聽了，尚未開言，岳飛道：「既不更名改姓，請爹爹上坐，待孩兒拜見。」就走上前，朝著周侗跪下，深深的就是八拜。列位看官，這不是岳飛不遵母命，就肯草草的拜認別人為父。祇因久慕周先生的才學，要他教訓詩書、傳授武藝，故此拜他。誰知這八拜，竟拜出一個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總督兵糧統屬文武都督大元帥來。當時拜罷，又向著王員外、王院君行了禮，然後又向岳安人面前拜了幾拜。岳安人半悲半喜，無可奈何。王員外吩咐安排筵席，差人請了張達、湯文仲，來與周侗賀喜。王院君陪岳安人自在後廳相敘，當晚酒散，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次日，岳飛進館攻書。周侗見岳飛家道貧寒，就叫他四人結為兄弟。各人回去，與父親說知，盡皆歡喜。從此以後，周侗將□八般武藝，盡傳授與岳飛。

不覺光陰如箭，夏去秋來，看看岳飛已長成一□三歲。眾兄弟們一同在書房朝夕攻書。周侗教法精妙，他們四個不上幾年，各人俱是能文善武。

一日，正值三月天氣，春暖花香，周侗對岳飛道：「你在館中，與眾弟兄用心作文。我有個老友志明長老，是個有德行的高僧，他在瀝泉山，一向不曾去看他。今日無事，我去望望他就來。」岳飛道：「告稟爹爹，難得這樣好天光，爹爹路上獨自一個又寂寞，不如帶我們一同去走走，又好與爹爹作伴，又好讓我們去認認那個高僧，何如？」周侗想了想道：「也罷。」遂同了四個學生，出了書房門，叫書僮鎖好了門。

五個人一同往瀝泉山來。一路上春光明媚，桃柳爭妍，不覺欣欣喜喜。將到山前，周侗立定腳，見那東南角上有一小山，心中暗想：「好塊風水地！」岳飛問道：「爹爹看甚麼？」周侗道：「我看這小山山向甚好，土色又佳，來龍得勢，藏風聚氣，好個風水！不知是那家的產業？」王貴道：「此山前後周圍一帶，都是我家的。先生若死了，就葬在此地不妨。」岳飛喝道：「休得亂道！」周侗道：「這也不妨！人孰無死？祇要學生不要忘了就是。」就對岳飛道：「此話我兒記著，不可忘了！」岳飛應聲：「曉得！」

一路閑話，早到山前。上山來不半里路，一帶茂林裡現出兩扇柴扉。周侗就命岳飛叩門。祇見一個小沙彌開出門來，問聲：「那個？」周侗道：「煩你通報師父一聲，說陝西周侗，特來探望。」小沙彌答應進去。不多時，祇見志明長老手持拐杖走將出來，笑臉相迎。二人到客堂內，見禮坐下。四個少年，侍立兩旁。長老敘了些寒溫，談了半日舊話，又問起周侗近日的起居。周侗道：「小弟祇靠這幾個小徒。這個岳飛，乃是小弟螟蛉之子。」長老道：「妙極！我看令郎骨格清奇，必非凡品，也是吾兄修來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小沙彌去備辦素齋相待。看看天色已晚，當夜打掃淨室，就留師徒五個安歇了。長老自往雲床上打坐。

到了次日清早，周侗辭別長老要回去了。長老道：「難得老友到此，且待早齋了去。」周侗祇得應允。坐下了少刻，祇見小沙彌捧上茶來，吃了，周侗道：「小弟一向聞說這裡有個瀝泉，烹茶甚佳，果有此說否？」長老道：「這座山原名瀝泉山，山後有一洞，名為瀝泉洞。那洞中這股泉水本是奇品，不獨味甘，若取來洗目，便老花復明。本寺原取來烹茶待客，不意近日有一怪事，那洞中常常噴出一股煙霧迷漫，人若觸著他，便昏迷不醒，因此不能取來奉敬。這幾日，祇吃些天泉。」周侗道：「這是小弟無緣，

所以有此奇事。」

那岳飛在旁聽了，暗暗想道：「既有這等妙處，怕甚麼霧？多因是這老和尚慳吝，故意說這等話來唬嚇人。待我去取些來。與爹爹洗洗眼目，也見我一點孝心。」遂暗暗的向小沙彌問了山後的路徑，討個大茶碗，出了庵門，轉到後邊。祇見半山中果有一縷流泉，旁邊一塊大石上邊，鑄著「瀝泉奇品」四個大字，卻是蘇東坡的筆跡。那泉上一個石洞，洞中卻伸出一個斗大的蛇頭，眼光四射，口中流出涎來，點點滴滴，滴在水內。岳飛想道：「這個孽畜口內之物，有何好處？滴在水中，如何用得？待我打死他。」便放在茶碗，捧起一塊大石頭，覷得親切，望那蛇頭上打去。不打時猶可，這一打不偏不歪，恰恰打在蛇頭上。祇聽得呼的一聲響，一霎時星霧迷漫，那蛇銅鈴一般的眼露出金光，張開血盆般大口，望著岳飛撲面撞來。岳飛連忙把身子一側，讓過蛇頭，趁著勢將蛇尾一拖。一聲響亮，定睛再看時，手中拿的那裡是蛇尾，卻是一條丈八長的蘸金槍，槍杆上有「瀝泉神矛」四個字。回頭看那泉水已乾涸了，並無一滴。

岳飛□分得意，一手拿起茶碗，一手提著這槍，回至菴中。走到周侗面前，細細把此事說了一遍，周侗大喜。長老叫聲：「老友！這瀝泉原是神物，令郎定有登臺拜將之榮。但這裡的風水，已被令郎所破，老僧難以久留，祇得仍回五臺山去了。但這神槍非比凡間兵器，老僧有兵書一冊，內有傳槍之法並行兵布陣妙用，今贈與令郎用心溫習，我與老友俱是年邁之人，後會無期。再二□年後，我小徒弟悅在金山上，與令郎倒有相會之日。謹記此言，老僧從此告別。」周侗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俱是小弟得罪，有誤師父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此乃前定，與老弟何罪之有？」說罷，即進雲房去取出一冊兵書，上用錦匣藏鎖，出來交與周侗。周侗吩咐岳飛好生收藏。

拜別下山，回至王家莊。周侗好生歡喜，就叫他弟兄們置備弓箭習射，將槍法傳授岳飛。他弟兄四個每日在空場上開弓射箭，舞劍掄刀。

一日，周侗問湯懷道：「你要學甚麼家伙？」湯懷道：「弟子見岳大哥舞的槍好，我也槍罷。」周侗道：「也罷，就傳你個槍法。」張顯道：「弟子想那槍雖好，倘然一槍戳去，刺不著，過了頭，須得槍頭上有個鉤兒方好。」周侗道：「原有這個家伙，名叫『鉤連槍』。我就畫個圖樣與你，叫你父親去照樣打成了來，教你鉤連槍法罷！」王貴道：「弟子想來，妙不過是大刀，一下砍去，少則三四個人，多則五六個。若是早上砍到晚上，豈不有幾千幾百個？」周侗原曉得王貴是個一勇之夫，便笑道：「你既愛使大刀，就傳你大刀罷！」

自此以後，雙日習武，單日習武。那周侗是那東京八□萬禁軍教頭林冲的師父，又傳過河北大名府盧俊義的武藝，本事高強。岳飛又是少年，力量過人。周侗年邁，巴不得將平生一□八般武藝，盡心傳授與螟蛉之子，所以岳飛文武雙全，比盧、林二人更高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三個員外同先生在莊前閑步，祇見村中一個里長，走上前來施禮道：「三位員外同周老相公在此，小人正來有句話稟上。昨日縣中行下牌來小考，小人已將四位小相公的名字開送縣中去了，特來告知。本月□五日要進城，員外們須早些打點打點。」王明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，要開名字也該先來通知我們，商議商議，你知道我們兒子去得去不得？就是你的兒子也要想想看！怎的竟將花名開送進縣？那有此理！」周侗道：「罷了！他也是好意，不要埋怨他了。令郎年紀雖輕，武藝可以去得了。」又對里長道：「得罪你了，另日補情罷！」那里長覺道沒趣，便道：「好說！小人有事，要往前村去，告別了。」周侗便對三個員外說道：「各位賢弟，且請回去整備令郎們的考事罷。」眾員外告別，各自回家。

周侗走進書房來，對張顯、湯懷、王貴三個說：「□五日要進城考武，你們回去，叫父親置備衣帽弓馬等類，好去應考。」三人答應一聲，各自回去，不提。

周侗又叫岳飛也回去與母親商議，打點進縣應試。岳飛稟道：「孩兒有一事，難以應試，且待下科去罷！」周侗便問：「你有什么事，推卻不去？」那岳飛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千人叢內顯穿楊手段；五百年前締種玉姻緣。不知岳飛說出幾句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